



少侯編

郁達夫文選

上海仿古書店發行

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版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

郁達夫文選

版權所有

編者 侯

發行者 仿古書店

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郁達夫文選目錄

小說

- 碧浪湖的秋夜……………一
- 二詩人……………二四
- 春風沈醉的晚上……………五三
- 薄奠……………七五
- 落日……………九二
- 微雪的早晨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- 遲桂花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- 銀灰色的死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- 煙影……………二〇〇

雜散之前.....二一五

采石磯.....二二九

散文

海上通信.....二五六

病閑日記.....二六六

文學漫談.....二七九

爐邊獨語.....二八五

寒冬小品.....二九〇

山海關.....二九一

說遊春.....二九四

郁達夫文選

小說

碧浪湖的秋夜

一

雍正十三年夏天，中國全國，各地都蒸熱得非常。北京城裏的冰窖營業者大家全發了財，甚至於雍正皇帝，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。

可是因爲夏天的乾熱，勢頭太猛了的結果，幾陣秋雨一下，秋涼也似乎來得特別的早。到了七月底邊，早晚當日出之前與日沒之後的幾刻時間，大家非要穿夾襖不能過去了。

僑處在杭城北隅，賃屋於南湖近旁，只和他那年老的娘兩口兒在守着清貧生活的屬羈，入秋以後，也同得了重生似地又開始了他的讀書考訂的學究生活。當這一年夏

天的二三個月中間，他非但因中暑而害了些小病，就是在精神上也就感到了許多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不快。素來以兇悍著名的他的夫人蔣氏，在端午節邊前幾日又因嫌他的貧窮沒出息，老在三言兩語的怨嗟毒罵；到了端午節的那一天中午，他和他娘正在上供祭祖的時候，本來就同瘋了似地歌哭無常的她，又在廂房裏哭着罵了起來。他娘走近了她的身邊，向她勸慰了幾句，她倒反而是相罵尋着了對頭人似的和這年老的娘大鬧了起來，結果只落得厲鶻的去向他娘跪泣求饒，而那悍婦蔣氏就一路上號哭着大罵着奔回到了娘家。她娘家本係是在東城脚下，開着一家小舖子的；家裏很積着有幾個錢，原係厲鶻小的時候，由厲老太太作主，爲他定下來的親。這幾年來，一則因爲厲鶻的貧窮多病，二則又因爲自己的老沒有生育，她的沒有教養的暴戾的性情，越變得蠻橫悍潑了。

那一天晴爽的清秋的下，厲鶻在東廂房他的書室裏剛看完了兩卷宋人的筆記，正想立起身來，上坐在後軒補綴衣服的他娘身邊去和她談談，忽而他却聽見了一個男子的脚步聲，從後園的旁門裏走了進來。

『老太太，你在補衣服麼？』

『唉，福生，你說話說得輕些，雄飛在那兒看書。你們的賬，我過幾天就會來付的。』

他的姊輕輕地在止住着他，禁他放大聲音，免得厲鶚聽見了要心裏難受的，這被叫作福生的舅子，却是後街上米舖子裏的一位掌櫃，厲家欠這米舖子的賬，已積欠了着實不少，而這福生的前來催索，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。米店裏因厲家本是孝廉公的府上，而這位老太太和孝廉公自己，平日又是非常謹慎慈和的人，所以每次前來討賬，總是和顏悅色地說一聲就走的。福生從後園的旁門裏重新走了出去之後，正想立起身來上後軒去和他娘攀談的厲鶚，却呆舉着頭，心裏又憂鬱了起來。呆呆地默坐了一會，拿起煙袋來裝上了一筒煙，嘴裏啊啊的嘆了一聲，輕輕念着：『東邊日出西邊雨，南阮風流北阮貧，』他就立起來踏上了後軒，去敲火石點煙吸了。一邊敲着火石，一邊他就對他娘說：

『娘，我的窮，實在也真窮得可以，倒難怪蔣氏的每次去催她，她總不肯回來。』

……」

敲好火石，點煙吸上之後，他又接着對他娘說：

「娘，今晚你把我那件錦綉綿袍子拿出去換幾個錢來，讓我出門去一趟，去弄牠一筆大款子進來，好預備過年。……」

說着，吸着煙，他又在後軒裏徘徊着踱了幾圈。舉頭向後園樹梢的殘陽影子看了一眼，他突然站立住腳，同想起了什麼似的，回頭看向了她的娘，又問說：

「娘，我的那件夾袍，還在裏頭麼？」

「唉，還在裏頭。」

他的娘却只俯着頭，手裏仍縫着針線，眼也不舉一舉，輕輕地回答了他一聲；又躊躇莫決地踱了一圈，走上他娘的身邊來立住了腳，他纔有點羞縮似的微笑着，俯首對她說：

「娘，那件夾的要用了，你替我想個法子去贖了出來，讓我帶了去。」

他娘也抬起頭來了，同樣地微笑着對他說：

『你放心罷，我自然會替你去贖的，你打算幾時走？』

『就坐明天的夜航船去，先還是到湖州去看看。』

母子倆正親親熱熱地，在這樣談議着的時候，太陽已漸漸地漸漸地落下了山去。靜靜兒在廚下打瞌睡的那位厲家的老用人李媽，也拖着一隻不十分健旺的跛脚，上後園的井邊去淘夜飯米去了。

二

從杭州去湖州，要出北關門，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。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，至安溪奉口，入德清界，再從餘不溪中，向北直航，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響溪埠頭爲止，路雖則只有二百數十餘里，但在航船上卻不得不過一夜和半天，要坐十幾個時辰纔能到達。

爲兒子預備行裝，忙了一個上午的厲老太太，吃過中飯，又在後軒坐下了，在替她兒子補兩雙破襪。向來是勤勞健旺的這位老太太，究竟是年紀大了，近來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衰老。頭上的滿頭白髮，倒還不過是表面的徵象，這一二年來，一雙眼睛的

老花，却使她深深地感到了年齒的遲暮，並且同時也感到了許多不便。譬如將線穿進針孔裏去的這一件細事，現在也非要戴上眼鏡，試穿六七八次，纔辦得了了。她綿密周到地將兩雙襪子補完之後，又把兒子的衣箱重理了一理，看看前面院子裏的太陽，也已經斜得很西，總約莫是過了未刻的樣子，但吃過中飯就拿了些銀子出去剃頭的厲鵝，到這時候却還沒有回來。

『雄飛這孩子，不知又上那裏去了。』

斜舉起老眼，一面看着院子裏的陽光角度，一面她就自言自語地這樣輕輕說了一聲。走回轉身到了後軒，她向廚下高聲叫了李媽，命她先燒起飯來，等大小爺回來，吃了就馬上可以起身；因為雖然坐的是轎子，比步行要快些，但從她們那裏，趕出北關，却也有十多里地的路程，並且北關門是一到酉刻，就要下鎖的。

等飯也燒好，四碗蔬菜剛擺上桌子的時候，久候不歸的厲鵝，卻頭也不剃，笑嘻嘻地捧了一部舊書回來了。一到後軒，見了他娘，他就歡天喜地的叫着說：

『娘，我又在書舖裏看到了這部珍寶，所以連剃頭的錢都省了下來買了牠。有這

一部書在路上作伴，要比一個書童或女眷好得多哩！」

說着他連坐也不坐下來，就立着翻開了在看。他娘縮着眉頭，看了看他的瘦長的身體和清癯的面貌，以及這一副呆癡的神氣，也不覺笑開了她那張牙齒已經掉落了的小嘴，一面笑着搖着頭，一面她就微微帶着非難似地催促他說：

「快吃飯罷！轎子就要來了哩，快吃完了好動身，時候已經不早了。看你這副樣子，頭也不剃一個，真像是剛從病床上起來的神氣。」

匆匆吃完了飯，向老母用人叮囑了一番，上轎出門，趕到北關門外，坐在轎子裏，看着剛纔買來的那部宋人小集的厲鶻，已經覺得書上面的字跡，有點黑暗模糊，看不大清楚了。又向北前進了數里，到得新關碼頭走下轎來的時候，前後左右，早就照滿了星星的燈火，航船埠頭特有的那種人聲嘈雜的混亂景象，却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。航船裏的舟子，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樹先生的，今年春間，他還坐過這一隻船，從湖州轉回杭州來，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，全是些湖州有名的殷富鄉紳，像南城的奚家、吳家，竹溪的沈家各位先生，都在那裏。所以舟子從灰闇的夜空氣裏，

一看見這位清癯瘦削的厲先生下了轎子，就從後艙裏搶上了岸。

「樊榭先生，上湖州去麼？我們真有緣，又遇着了我的班頭。……前一月我上竹溪去，沈家的幾位少爺還在問起你先生哩。他問我近來船到杭州有沒有跑進城去，可聽到什麼關於厲先生的消息……他似乎是知道了你在害病，知道了……知道了……易亨，易亨……知道了你們家裏的事情……」

舟子這樣的講着，一面早將行李搬入了中艙，扶厲鶚到後艙高一段的地方去坐下了。面上滿裝着微笑，對舟子只在點頭表示着謝意的他，聽了舟子的這一番話，心裏頭又深深地經驗到了那種在端午節前後所感到過的不快。

「原來那癡婦的這種不孝不敬，不淑不貞的行徑，早已惡聲四布了！」心裏頭老是這樣的在迴想着，這一晚他靜聽聽櫓聲的咿呀，躺睡在黑闇的艙中被裹，直到了三更過後，方纔睡熟。

第二天從惡夢裏醒了轉來，滿以爲自己還睡在那間破書堆滿的東廂房裏，正在擦着眼睛打呵欠的時候，舟子却笑嘻嘻地進艙來報告着說：

「樊樹先生，醒了麼？昨天後半夜起了東南風，今天船特別到得早，這時候還沒看到午刻哩。我已經上岸去通知過奚家了，他們的轎子也跟我來了在埠頭上等費你。」

三

一聽見厲鶚到了湖州，他的許多舊友，就馬上聚了攏來。那一天晚上，便在南城奚家的鮑氏溪樓，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。來會的人，除府學教官及歸安烏程兩縣的縣學老師之外，還有吳家的老丈，竹溪沈家的弟兄叔姪五六人。他們做做詩，說說笑話，互相問問各舊友的消息，一場歡宴直吃到三更光景，方纔約定了以後的遊敘日程，分頭散去。

厲鶚上吳家去住住，到府學的尊經閣東面桂花廳去宿宿，上峴山道場山下菰城等地方去登登高，又搖着小艇，去浮玉山衡山漾後莊漾等澤國去看看秋柳殘荷，接連就同在夢裏似的暢遊了好幾天。天氣也日日的晴和得可愛，桂花廳前後的金銀早桂，都暗暗的放出微香來了，而旁晚的一鉤新月，也同畫中的風景似地，每隱約低懸在藍蒼的

樹梢碧落之西；處身入了這一個清幽的環境之內，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
死生朋友，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，就早把這三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白天剛和沈氏兄弟去遊了菁山常照寺回來，在沈家城裏的那間大宅
第的西花廳上吃晚飯。吃過晚飯，將煙和茶及菓實等都搬到了花園的茅亭裏面，厲鶚
和沈六就坐了下來，一邊吸煙談天，一邊在賞那晴空裏的將快圓了的月亮。

『太鴻兄，月亮就快圓了，獨在異鄉爲異客，你可有花好月圓的感觸？』

這是沈家最富有的一房裏大排行第六的幼牧，含着一臉藏有什麼陰謀在心似的微
笑，向厲鶚發的問話。厲鶚靜吸着煙，舉頭呆對着月亮，靜默了好一會，方纔像在和
月亮談天似的輕輕獨語着說：

『唉！人非木石，感觸那裏會沒有？……可是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，萬事也只好不
了了之。……』

又吸了幾口煙後，重復繼續着說：

『春月原不能使我大喜，但這秋月倒的確要令人悲哀起來！……』

幼牧就放聲笑了起來說：

『我想施一點法術在你的身上，把這秋月變成一個春月，你以為怎麼樣？』

『那只有神仙，纔辦得到。』

『你若是不信的話，那我同你去遊湖去，未到中秋先賞月，古人原也會試過，這不秉燭的夜遊，的確是能夠化悲爲喜的。』

正說到了這裏，幼牧的堂兄繹旂，却笑嘻嘻地闖入了茅亭，對兩個坐在那裏吸煙的人喝了一聲說：

『這樣好的月明之夜，儘坐在茅亭裏吞雲吐霧，算怎麼一回事？去，去，我們去遊湖去。船已經預備好了，我並且還預備了一點酒菜在那裏，讓我們喝醉了酒，去打開西塞寺的門來。』

不多一會，三人坐着的一隻竹篷軒敞的遊船，已在碧浪湖的月光波影裏蕩漾了。十三夜的皎潔的月亮，正行到了浮玉塔的南面，南岸妙喜山衡山一帶的樹木山峯，都像雪夜的景緻，望過去溟濛幽遠，在白茫茫的屏障上，時時有一點一簇的黑形，和

一絲一縷的銀箭閃現出來。西面道場山的尖塔，因為船在搖動的緣故，看起來絕似一個醉了酒的巨人，在萬道的波光和一天的月色裏，踉蹌舞蹈，招引着人。湖面上的寂靜，使三人的笑語聲，得到了分外的回響。間或笑語停時，則一枝柔櫓的清音，和湖魚躍水的響聲，聽了又會使人生出遠離塵世的逸想來。漸搖漸遠，船到了去浮玉塔不遠的地方，回頭一望，南門外的幾點燈火，和一排城市人家，却倒印在碧波心裏，似乎是在海上的仙山。西北的弁山，東北的孺嶺，高雖則高，但因為遠了，從月光裏遙望過去，只剩了極淡極淡的蔚藍的一刷，正好做這一幅碧浪湖頭秋夜遊圖的崇高的背景。

三人說說看看，喝喝酒，在不知不覺的中間，船已經搖過了浮玉山旁，漸漸和西南的金蓋山西塞山接近起來了，這時候月亮也向西斜偏了一點，船艙裏船篷上滿洒上了一層霜也似的月華。屬鴉嘗喝了幾杯酒的微醉之後，又因為說話說得多了，精神便自然而然的興奮了起來。以一隻手捏住了煙袋，一隻手輕輕敲擊着船舷，他默着對船外面的月色山光，儘在想今天遊常照寺的事情。默坐了一會，他的詩興來了。輕輕念着哼着，不多一刻，他竟想成了一首遊常照寺的詩。

「繹旆，幼牧，我有一首詩做好了，船裏頭紙筆有沒有帶來？」

「這倒忘了。」

繹旆搔著頭回答了一聲。也是靜默著在向艙外瞭望的幼牧，却掉轉了頭來說：

「船已經到了西塞山前了，讓我們上岸去，上西塞山莊去寫出來罷？」

四

這西塞山莊，就在西塞寺下，本來是幼牧的外婆家城裏朱氏的別業，背山面湖，隔著湖心的浮玉山，遙遙與吳興的城市相對，風景清幽絕俗，是碧浪湖南岸的一個勝地。

在城裏的南街，去沈家的第宅不遠，另外還住著有一家朱家的同族的人。這一大家朱家，雖則和幼牧的外婆家是五服以內的同宗，但家勢傾頹，近來只剩了一個年將五十的窮秀才在那裏支撐門戶了。這一位窮秀才雖則也會娶過夫人，但一向却沒有生育，所以就將他兄弟的一個女兒滿孃，於小的時候，抱了過來，撫爲己女。後來滿孃的親生父母兄弟姊妹都死掉了，滿孃自然把這一位伯父伯母，當作了她的親生的爺娘，